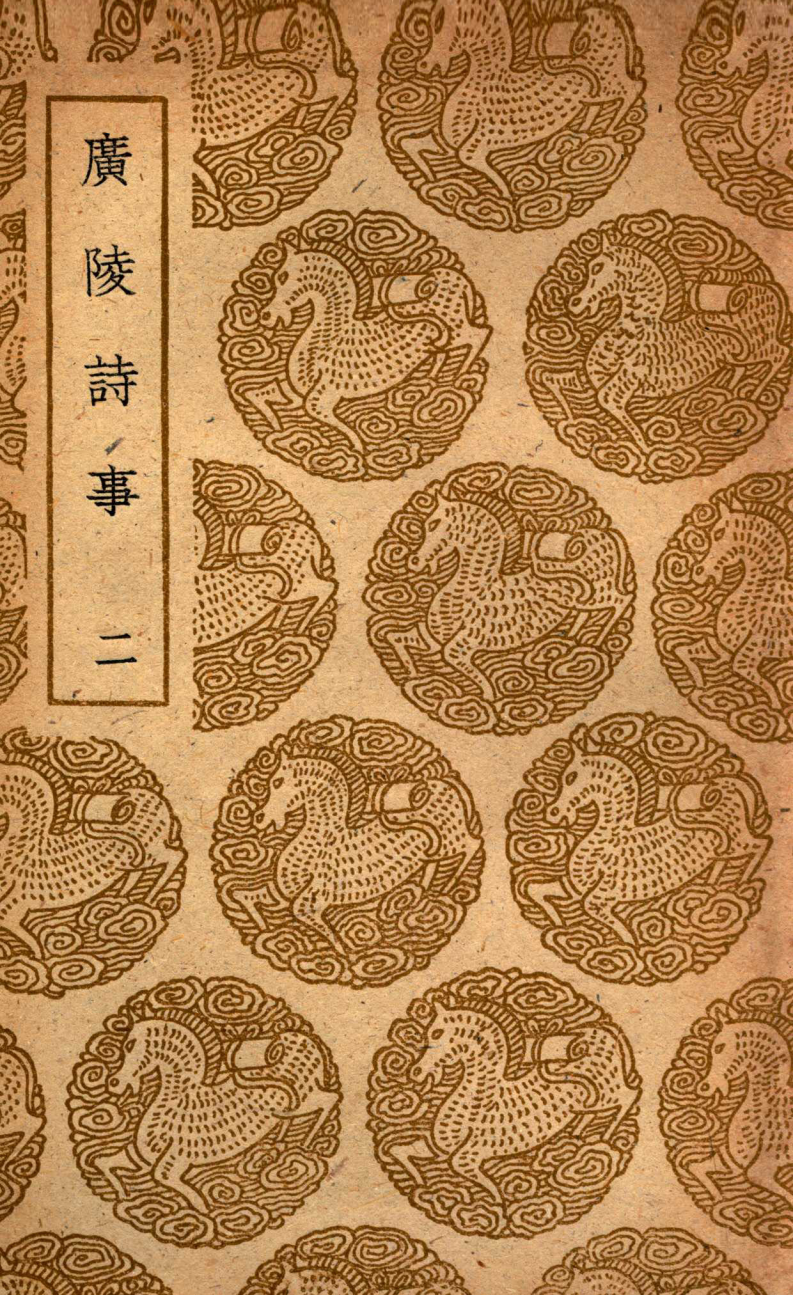


廣陵詩事二



廣陵詩事

(二)

阮元記

廣陵詩事卷四

張輅字樸存江都老詩人也。有春草詩云：樓頭女兒夢還夢，陌上王孫歸未歸。江上女子見之而死。其實樸存詩之佳者，非此二句可盡。樸存性情簡傲，嘗從楊玉坡侍御開鼎居京師，頗以論詩見憎於某公。適某公督學江蘇，張應歲試，乃置之下等。時頗以鄙湛若露比之。

范荃字石湖，居北湖，與郭自瞻爲鄰。自瞻使子嗣齡從之學，相對月餘。荃曰：子可以成進士。詩古文非所能也。嗣齡既通籍，稍稍自爲詩，生徒從者甚衆。高郵王子年澤孚，詩人也。郭以所爲詩請正之，王皆搖首不置一詞。卒之舉一五律起句云：庭空坐晚晴。子年乃頷之曰：坐字是詩，則正其師范所易也。郭終身乃不復言詩。其爲周弟六，屢作詩敘，曾舉此事不諱，但未言師爲何人耳。荃沒之前日，自書墓碣曰：今之石湖。

江都殷譽慶字彥來，號蓮齋，爲王文簡公高弟子。詩才清麗，賦性狂簡，不知經紀家事。又嫻爲科舉之文，故坎珂終老。文簡極憐其屈抑，長洲沈歸愚宗伯求其詩集，僅得近體二章，收之別裁集。朱抱經重慶弔蓮齋詩云：髯動風生面，有詩瓣香曾祝濟南師。昇仙多少靈雞犬，獨有蓮齋守竈癡。焦仁亭潤居黃珏橋，性孤潔，求得其畫最難。有鹽賈謀諸其友人，友人與之飲，談笑厚密，時以紙幅餽之。欣然頃刻成十二幅，明日廉知其故，復往於每紙上添數驢。鹽賈怏怏然遂棄之。後又有曾貫之曰：唯善。

楷書時造建隆寺。須書大雄之殿四字。以爲非貫之不可。賄以重金不能動。然往往市賈屠販之流。以牛肉白酒供之。則爲之作大幅。性情之癖。如出一轍。

孫豹人舉詞科時。大司寇崑山徐公爲一時龍門。四方之士。鱗集仰流。京師爲之語曰。萬方玉帛朝東海。一點丹誠向北辰。豹人恥之。求罷不允。入試不終幅而出。上雅聞其名。命賜銜以寵其行。部擬正字。上特予中書。始豹人以年老求免試不得。至是詣午門謝。部臣見其須眉皓白。戲語曰。君老矣。豹人正色曰。僕始辭詔。公謂不老。今辭官。公又曰。老不任官。亦不任辭乎。部臣愕謝之。

汪容夫中爲諸生時。與興化顧文子齊名。謝金剛少宰視學揚州。公謁時。呼兩人令自道其甲乙。顧謙遜。汪曰。中甲九苞乙。少宰責其不讓。汪曰。掄才之地。一言論定。徒務虛謙之名。遂失是非之實。世俗據之。後悔奈何。

通州李方膺號晴江。工畫梅。傲岸不羈。牧徐州。見醉翁亭古梅。伏地再拜。嘗題畫梅云。寫梅未必合時宜。莫怪花前落墨遲。觸目橫斜千萬朵。賞心只有兩三枝。

興化李平菴沛。艾山沂。爲從兄弟。平菴爲人傲岸。杯酒淋漓。臧否人物。往往爲人目攝。間爲高論。客輒掩耳避去。艾山和易近人。未嘗有厲言疾色。時有一狂一狷之目。王新城司理揚州。聞艾山名而不可得見。行縣至興化。命駕訪之。艾山固辭。新城益重之。

顧蓮溪同根。興化老諸生。工於畫法。邑東郭外有浮圖三級。建法輪寺。久不修。因繪三圖。一原其始。一寫

中圮一望更新。各係以詩。里人踴躍而功遂成。然其畫雖素好。不易得。作時一硯一水盂。正衣端坐。不與人通一語。或十數日成一紙。紙中方寸地。有加染數十次者。問其故。笑而已。

張良。御史符驥。泰州海安人。嗜歸震川古文。終身效之。名其居爲依歸草堂。時寶應王築夫。亦以古文名。嘗著常州海烈婦傳。爲時所稱賞。良御駁其不合古法。更作海烈婦傳以敵之。與繆餘園司寇交。餘園先貴。良御猶呼其名。

趙南屏。居北湖。工於丹青。尤善指畫。以武舉會試不第。因隱於農。自號鋤夫。嘗自畫牧牛小照。題以詩云。今日且知牛背穩。閒情穩判學鋤夫。

朱秋厓。太學克生。遊武夷。與一老黃冠偕行。每過一曲。登高臨深。遇石必問。囊筆記之。及閱武夷山誌。按之不失銖黍。謂誌中所載。僅趙宋以下諸儒詩詞。未有賦記。因博采廣蒐。稽今證古。倣左太沖體。作武夷山賦。

龐良木。字繩直。居北湖。酣酒善吟。從之學詩文者甚衆。人皆稱曰龐先生。與葉義方敬交。葉居城中。龐嘗餽以魚。葉報以詩云。吾愛風流龐士元。湖光千疊到柴門。緘函碧簡驚晨夢。撥刺銀鱗佐晚飧。半尺烏絲分異錦。十年青鬢隔金樽。何當閒夜聯吟去。捕蠊篝燈入水村。龐先生後不知所之。或曰醉沈於水。又有布衣唐淡村者。名虛。居城中。詩有逸才。年三十亦以狂疾溺死。

常延齡。字喬若。前明開平王遇春十二世孫。明末襲封懷遠侯。官南京錦衣衛指揮使。有賢行。曾疏劾馬

士英鼎革後與夫人徐氏中山上公之愛女種菜於金陵之湖墅後遷於江都其裔孫執桓乞詩於詞人秀水蔣敬持德有開平王孫種菜歌一時和者數十人

眞州布衣魏廓功衛生明末至康熙二十四年卒隱居自得終老布衣詩境清迥所著西陲詩稿極田園恬淡之樂當時詩名殊未顯也既沒洪去蕪嘉植爲之誌墓云處士沒儀徵乃無人其詠梅詩云高寒喜在山不減孤山風味

戴勝徵本休寧人康熙中載白岳之石浮家至秦州居於海濱因自號石桴著石桴詩鈔與吳野人嘉紀友善詩以風格相高

葉彌廣強惟良阮玉鉉皆工於詩爲湖中三逸人元過嚴州七里瀨登嚴子陵祠有玉鉉所書扁曰天子故人題句書法皆壓倒餘子

江庭愷德堅秋史侍御之從兄也癖于酒自朝至夕手不去杯醉中爲詩清雅可誦如遊衡岳云曲磴下黃葉空岳餘白雲不減唐人正音

江都老詩人閔裕衆廷容衰年貧病汪樗亭以絮被贈之有詩云料君一似汀洲鷺夜夜西風足每拳裕衆答云憑君莫比汀洲鷺猶有蘆花可蔽身

蔡松原嘉高西唐翔汪巢林士慎朱老匏冕爲詩畫友西唐工八分晚年右手廢以左手書字奇古爲世寶之巢林嗜茶老而目瞽然爲人畫梅或作八分書工妙勝於未瞽時閔廉風贈句云客至煮茶燒落葉

人來將米乞梅花。老匏善苦吟。老病而窶。瀕死詩云。卜葬憑親友。觀空當子孫。又秋夜雜感詩云。暖被難求通夜火。下弦猶見半邊秋。冷露無聲增涕泣。西風如割入瘡痍。

王方魏居北湖。明吏部王觀濤納諫孫也。父玉藻亦以名進士爲慈谿令。方魏閉門注易。不入城市者二十年。里中稱大名先生。時祖父之門生故人有通顯者。以書招之。方魏答以詩云。把釣湖濱已廿年。垂垂霜影惜華顛。昨朝磯上看新漲。只有秋潮去復還。

順治己丑七月。瓜洲江口覆舟。溺人號救者不得。以囊金爲酬。有漁子操小艇破浪出之。負還家。酬以金。笑謝而去。問以姓名。亦不答。

王薑園祚江都老詩人。家貧臥江洲。寄食韓氏。作感懷詩云。他年莫問要離冢。故國他鄉少墓田。又云。眉齊案上書三尺。膝繞庭前鶴一雙。

喬疑菴去塵所居名留雲堂。自號留雲子。年七十六。詩格益健。獨宿小閣。日夜以吟詩自娛。一夕患脇冷。燭麥麩自熨。忽火燃其中。半榻赫然。呼僕掖出火中。體膚無恙。王樓村式丹以爲天佑詩老。不偶然也。張元貞字仲醇。號畏菴。書法兼二米二王之妙。工爲詩。善古文詞。爲望江學廣文。與諸生講貫經史。實學制行。有古人風。

文命時二訓居北湖之堰橋。畫蘭風格。自成一派。用禿筆焦墨。任縱橫爲之。傳其子秋翎九臯。秋翎傳之外甥焦仁亭潤。仁亭之後失其傳矣。品格高妙。實出他手之上。文氏尤工畫石。畫徵錄所言。未深知命時

者也。

北湖施原性好驢。晚年乃專于畫驢。其家養驢十餘頭。無事則騎之。賓客至必延之騎驢。卽不能者亦強之騎。以爲恭敬。非爲笑樂也。邵伯閣世求字非凡。專于畫荷。自三月迄十月。每日臨池上。體會其神狀。作一花必終日乃成。湔染鉤勒。務極細緻。晚年潑墨。頃刻可成千百枝。有詩云。花前渴飲倩人扶。醉把芙蕖潑墨圖。十日一山王宰畫。衰年那得此工夫。

管希寧字幼明。號平原。工畫。於梅花尤擅長。嘗爲墨梅。以胭脂點其蒂。風格雋妙。然不輕易得。管舊居甘泉之西山。自號金牛山人。

團鶴敍昇。晚年目盲。惟日午時就牕作詩文易米。字大如胡桃。得者珍之。

董恥夫偉業。一字愛江。江都人。狂簡自喜。嫉時俗之薄。作揚州竹枝詞九十九首。鄭板橋爲之敍。時江都令某耳其名。欲一見不可得。強致之。愛江則衣短衫不言而使溺。令深啣之。適新商賈交結官吏者。訴之。竟遭笞。笞時令謂之曰。恥夫遭恥辱。董仰視笑曰。竹板打竹枝。時人傳之。令亦愧悔。

李岐字鳴山。號參竺。性游俠。以拳勇名。淮海推爲第一。然其狀類儒者。亦工吟咏。有臥病詩云。牕破有聲疑出鬼。燈殘無影欲拋人。

田梅岑登嘗從祖將軍征吳逆。歸臥廣陵。時錢塘潘雪帆問奇亦貧。寓天寧寺中。傳育菴太守分俸爲之置田。田有埋照集。潘有拜鵬集。傳亦竝爲之刻。繆澧南司寇有詩云。白髮半肩埋照客。青山幾處拜鵬身。

買田江岸能娛老。爭羨清時兩逸民。

吳園次晚年兩目失明。號聽翁。吳一山舍人楷詩云。聽翁聽翁以盲老。後方青來以金鍼治之。盲送愈。東鄉大橋少東二十里。曰浦頭。甘泉朱抱經重慶母墓在其東里許。旁構草堂。周以槿籬。導水爲池。池上有假山。有複閣。花竹掩映。名曰莪園。抱經性疎放。時稱爲東城狂士。善詩古文。與鄞縣全吉士謝山祖望交最深。謝山寓揚病危急。主抱經家。參苓之資。抱經竭力爲之。不媿良友。妻李氏。名素貞。工詩。善楷書。抱經應京兆試。李寄以詩。有閒拋籬落黃花瘦。枉逐風塵白髮生之句。都下盛傳之。死亦葬莪園之側。方洵遠士庶號小師道人。從黃尊古學畫山水。後臻精詣。迨有過之。其得意之作。皆鈐偶然拾得四字小墨印。嘗作秋夜盼家書不至詩云。坐久月當戶。露涼侵鬢絲。江湖新雁少。遊子達書遲。拂簾不成夢。倚闌無限思。螢光忽明滅。已近授衣時。內府石渠寶笈。士庶畫山水冊第五頁。曾題此詩。入竹林曲榭梧桐秋月幅中。又第九頁畫風亭野釣。村屋喬松。題云。結茅衆峰裏。寒泉傍枕流。幽花開野館。病葉下新秋。客至風生竹。窗虛月滿甌。東籬微雨後。策杖且凝眸。

江都黃燕思又有硯癖。自號硯旅。好遊。畫蜀道度嶺出塞三圖。天下名公巨卿皆題詠之。足跡幾徧海內。時以未至滇南爲歉。既得大理府趙州牧大喜赴任。遂卒于官。

如臯薛月峰明經以詩名邑中。于白蒲東偏構枕山園。園中有浣香亭。虹飲橋。曲沼清池。環以虎落。嘯詠其中。杜門不出。子名顯祖。字南齡。亦以詩傳其家學。時姜退耕太史任修居西河。詩宗盛唐。務爲瑰瑋之

詞布衣范越山捷爲清幽瘦澀之音。兩家犄角不相入。南齡兼之。故與兩家相倡和最多。越山有夕佳亭。爲友朋吟詠之地。南齡雪中望夕佳亭詩云。故人在何處。積雪擁柴門。溪鵲眠應穩。畦蔬凍不分。雲迷籬落暗。風起竹林紛。欲探梅花信。孤山障暮雲。

沙旰江鼎家素封。有別墅。饒花樹亭橋之勝。客來投刺。必留與倡和。後官建昌別駕。解餉滇南。自撰滇南解餉記。言吳楚黔滇山川風俗之異。既至滇。石大中丞重之。款留甚洽。旰江獻詩云。滇南開府輯夷華。臺閣嵯峨映彩霞。玉笋碧流仙掌露。綺筵紅對佛桑花。溫文幸與春風接。鎮靜寧容小吏譁。回首邗江千萬里。此身還媿後棲雅。

高郵殷桐高嶧。少以駢體擅場。而於詩尤工。爲田山蘊先生所賞。貢入成均。賦石鼓詩七古百二十韻。一時稱之。省試屢屈。再中副車。作詩自悼。有鴻溝劃斷飛難越。鯉尾燒殘化未全。姓氏一般書澹墨。頭銜兩次號明經之句。後謁選得太原令。罷官歸卒。

王五輯居邵伯埭。自負不羈。視一第蔑如也。性喜揮擲。千金資輕若敝屣。晚年貧乏日侵。以爲天下人皆輕財好施。一與己等。及不應。乃致酒酣罵坐。嫉富若讎。獨與遊蕩少年輩爲伍。莫不誼勝金蘭。以不知姓字爲恥。人亦以此稱風雅焉。敝廬不足以蔽風雨。而圖書之富。尙掩几案間。病沒。謝鍾山與同人殯之。

甘泉林得齋先生文璉。元之曾外祖也。深史學。長于詩古文。嘗手選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四家詩鈔。元母林夫人傳之以授元。元幼年學詩。實自此集始。而材力終淺近。爲可愧也。元外祖梅谿先生廷和。癸酉

舉人知大田縣。廉潔愛民。鬻私產以助官用。好學工詩。曾憶集中有毘陵夜行詩云。吳程款乃行。須慮越調淒清聽。最能自注云。須慮舟名。見杜集。最能舟子。見越絕書。亦可見儷事之博。

查二瞻士標。嘗居北鄉呂祖壇。壇去城三十餘里。有老柏修篁。清溪遶之。二瞻書偶落人間四字額。後甘泉張丹厓。鎧潛修於此。丹厓老諸生也。生平愛靜不娶室。居壇中與一叟相依。末幾嫌叟有俗氣。驅之。竝去溪上之橋而孤處其中。

葉英號霜林。江都老諸生也。善柳敬亭之技。然性情孤傲。不易得而聞也。富貴人有慕其技者。詣之。每遭其詬辱。生平與桃花菴僧石莊交最密。僧善吹洞簫。相約互示以技。簫甫畢。適齏賈數人至。霜林素疾之者也。亟避去。未幾石莊死。自恨前約未踐。至僧棺前。竭盡精力。演說其技。感慨淋漓。聞者泣下。乾隆戊午偶病臥。忽朗吟云。碧桃紅杏人何在。白石清泉任我行。語畢而絕。

王阮亭帶經堂詩話云。門人程友聲。鳴畫既超詣。詩復雋逸拔俗。竹垞曾集成語贈之云。吐詞合風騷。愛畫入骨髓。又每稱其詩爲畫所掩。良然。又云。新安畫派多。以漸江爲宗。門人程友聲獨遠宗董巨。嘗爲余作夫子亭圖及綠楊城郭是揚州之句。皆得古人六法三昧。予藏其爲漁洋畫小照。煮泉圖一幅。

徐心仲復。江都諸生也。本農家子。讀書城西僧寺中。爲僧供灑掃之役。以易口食。遂從事於經典考證之學。元乙卯九月過里門。相見於紅橋舟中。以詩贈余。丁巳遂病歿。聞其甲寅在省秋試。同邸友人黃春谷承吉詰以九章算法。心仲不能答。明日入場。忽投白卷出。急趨市肆購算書歸。學習年餘。然後就春谷答。

之嘉定錢竹汀先生嘗言學西法者畏弧三角之難蓋八線交錯于大圓之中其理頗不易解也心仲於弧三角正弧垂弧次形矢較諸法皆能明其底蘊使永其年所得正未可量耳

余在山東見新城王文簡公家所藏扇冊內有廣陵李涪書雲間旅次送友人之武林一詩云谷水蘭橈黯別離烏衣才藻渡江時相逢客館尋尊酒到處騷壇豎羽旗潮射錢唐天外闊湖分西子鏡中移好期行色秋風壯過我瓊臺聽竹枝詩爲文簡所藏其人自非碌碌者且詩亦清麗可味乃訪諸里中故老絕無知者則名人而湮沒不彰豈少也哉

高郵許葭水植順治時詩人著有雪吟甚爲當時名公所賞李格非貢嘗效其體而原詩湮沒不可見高凡夫卓贈嚴希聖詩敘云希聖廣陵畫師與舍下近別十年矣忽于京師報恩寺中遇之挈一幼兒手持粉墨求售偃僂萬狀憐其貧老周之而係以詩

宋介三和原歙縣人居江都以古文名嘗見其所撰張滌園傳及墓志銘裔烈娥傳程若菴集敍數篇筆力不讓熙甫遵巖惜未見全集近且鮮有知其姓字者矣偶得其燕子磯一首云石壁飛湍倚釣磯晴江一鳥破煙歸飢驅莫畏秋風動澤國今年蠲稻肥

儀徵方竹樓元鹿情性澹逸工詩善畫其筆高遠暮年境愈窘詩愈工嘗於林庚泉隨筆錄中見其七言句云潛鱗出水戲空影塋鳥隔林啼好音塔影曉迷煙樹重書聲晚和寺鐘清響遏晚雲風有怨吹殘旅思夢無情客至饌分菱芡美坐來風遞橘橙香露浥車蓬高士笠雲梳山額美人粧隨意登山尋藥去不

時引水灌花來。

廣陵詩事卷五

揚人多爲銅鼓歌。明劉顯傳載諸葛銅鼓事。鼓爲王勣中所藏。趙秋谷詩盛傳於時。題曰諸葛銅鼓。獨汪蛟門主伏波而不言諸葛。蛟門爲漁洋門下士。秋谷始爲漁洋所稱引。繼乃反攻漁洋。竝及蛟門。浯溪碑詩事抵之于地。自爲談龍錄云。蛟門倣吾諸葛銅鼓詩作歌云云。其實秋谷諸葛銅鼓歌集中不載。乾隆丁未。曲阜桂未谷從顏運生崇樂家錄出。洋洋四十韻。器囂不已。蓋秋谷手書以貽顏。考功光敏者。秋谷序馮大木舍人詩云。此詩因經阮翁所賞。故反棄之。元謂此說不然。考銅鼓本造於黔粵。獠獞部落。蓋獠獞之富者造此鼓。遇警則敲以聚種類耳。伏波想亦得之于征蠻時。非自造也。事詳載隋書。秋谷不讀書。空疎多舛。故暮年自訂詩集時。刪之不載。蓋自知其舛。懼有反稽之者。蛟門主伏波而不言諸葛。此其考證精核。宜爲秋谷所妒矣。秋谷曾竊取閩百詩語寓書漁洋。以攻三昧集。然百詩之學。秋谷豈能窺其崖岸哉。今附秋谷詩於後。

銅鼓歌

趙執信

黃門之家藏銅鼓。傳自諸葛征南方。形質猶存古初意。膚理自發青碧光。斑駁有似對彝鼎。負虛真類懸囊囊。側列八卦斷續起。細看花鳥參差翔。蟾蜍水獸各殊狀。爪牙尾鬣森然張。繩穿四耳。櫛木擊大聲。水面聞彭彭。當時龍起南陽臥。震動天地如子房。三分籌策指顧定。手揮漢日提天綱。益州割據非

得已。偏安兩立無時忘。託孤以後蠻獠亂。當車奮臂多螳螂。渡瀘五月冒煙瘴。禽縱無異驅羣羊。天威遂使南人服。不毛之地通梯航。爾日鑄此何處用。輸銅鼓冶煩工商。將謂鉦鼓變新制。軍聲直挾風與霜。或是異域五金利。銷兵鑄器追秦皇。不然功成用作樂。琴瑟鐘磬同鏗鏘。抑將永留鎮反側。聞聲惕息懷天王。前人有作各深遠。後世耳目徒荒唐。如何神物不自愛。甘被棄置居蠻荒。淫祠祭賽時致擊椎牛置酒爲懽慶。酋長收藏三四面。卽得竟內稱豪強。術士附會爲詭說。鼓一失去蠻當亡。晉唐以來二千載。沈埋銷毀誰能防。此面獨完入都市。市人爭得知其詳。度計尺寸較厚薄。銅斤論價猶嫌昂。黃門好古適相值。萬錢買得什襲藏。一時巨手製篇詠。高調與鼓爭煌煌。我讀韓蘇石鼓詩。推原周代蒐岐陽。中興耆耆考天所與。從臣才藝人之良。臥龍借使生此際。仲甫召虎難抗行。炎德已燼時不造。流星遂墜天西芒。遺物空存有此鼓。遭時亦晚堪悲傷。昌黎眉山久淪喪。眼前作者誰頡頏。陋儒託借成口實。六丁何不下取將。應爲近人去古遠。舉動往往隨顛僂。腥銅澀鐵皆競進。大器視若揚粃糠。留此時時發聲響。驚豁眯目開癡腸。吁嗟黃門好祕惜。無以得意輕播揚。至寶已爲人所識。恐有耳食思奪攘。天晴日皎我輩至。請君始出陳高堂。

顧書宣太史於秋谷爲館中後輩。其作銅鼓歌。雖從秋谷誤稱爲諸葛物。而詩敘辨證極爲精審。言嶠南瑣記。伏波將軍鑄銅鼓。深三尺許。面徑三尺五寸。旁圍漸縮如腰形。復微展稍弁其口。如竹焙簞。與王君所藏正合。此鼓應屬文淵。不應屬諸葛。攷援傳。援善別名馬。得越駱銅鼓。鑄爲馬式。則文淵方銷鼓爲馬。

式其未嘗鑄鼓明矣。注云：狸獠銅鼓。面闊丈餘。又甚與此不類。嶠南瑣記之冒以伏波。亦非也。

浣沙女祠在真州西門外。按吳越春秋當在溧陽。而郡志力辨其非。又太白貞義女碑銘。謂爲史氏女。志稱馮氏。未知所據。張世進詩云：人間誰不欽貞義。豈獨憑依瀨水灣。善爲調停。

垞字多讀作茶。顧書宣辨其爲宅字。詩云：歆湖北垞舊山莊。注云：垞卽宅字。俗音茶非。近汪容甫中亦呼朱檢討彝尊爲竹宅。

通州陶開虞字爾禪。著有說杜一卷。言杜詩與會所及。往往在有心無心間。往者一切強符深揣。卽夢中歎息。病裏呻吟。必曰關係朝政。反令少陵隣于險薄。不可不置辨也。又爲迴文詩一卷。擬樂府一卷。

汪堯峰晚讀宋詩絕句云：唱得吳歛迴不同。石湖別自擅宗風。楊尤果與齊名否。如此論量恐未公。申笏山副憲甫以爲非至論也。亦爲詩云：平生我亦愛清新。但覺千秋有定評。楊陸同時皆敵手。文章何處著鄉情。

寶應喬劍溪億有詩說二卷。自三百篇以至元明。多所辨論。生平最講唐音。於唐人敘說尤悉。謂唐人撰淮蔡事者三家。當以劉詩爲第一。柳雅次之。韓碑爲下。又得東坡詩草稿墨迹。於塗抹改訂處。悟得古人精義。

劍溪弟子朱直方宗大作杜詩識小一卷。辨少陵詩甚有心得。如早行詩碧藻非不茂四句。王阮亭以碧藻句語勢未完。下句竟接不倫。直方辨之云：此言水草雖佳。終日馳驅。何由賞玩。因歎干戈未靖。聊于奔

追中一開其情實無暇也。又解高蜀州愧爾東西南北人。高自謂以有愧于杜之高臥東山也。或謂羈絆一官不如遨遊四方之爲樂。與上文老風塵之句矛盾。

江都閔義行博雅好古。藏銅尺文云慮虎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朱碧繡錯。爲賞鑒家所玩。閔以贈曲阜孔東塘民部。顧書宣有銅尺歌。今存于衍聖公府。元甲寅在山左試曲阜四氏學。嘗借置案頭。以今工部營造尺準之。廣七分。厚四分弱。試畢復還入聖府。詳見山左金石志。

宮恕堂太史友鹿作詩多有考證。其龍游徐偃王廟云。子長生未晚。文獻有所授。世家編田齊。猶有宰我陋。謂齊世家誤以子我爲宰我也。又題蘇武南歸圖云。細弱曾留北海濱。獨令南客伴君行。丹青解畫栒中監。寂寞無人說馬宏。雁飛羝乳竟難留。漢使人人是拔尤。常惠無名麟閣上。也看投袂取封侯。按前漢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後畫像麟閣下。止有蘇武一人。又武歸拜典屬國。常惠拜中郎將。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而蘇武不及也。太史考核之詳如此。又謝友人送通印子魚詩云。古來亦有蜚蜚誤。通印須君作鄭箋。自注云。王彥輔塵史作通應。謂其地有通應廟。今以此詢土人。無復知者。半山子瞻皆作通印。今子魚隨處都有。獨其出迎仙橋者。味美而額有紅斑。意者通印之名。于此有取乎。

楊誠齋題秦檜墓詩。自注云。初節似蘇子卿而晚謬。程蒿亭式莊以詩辨之云。繡坡芳草上。鞞青磽确猶餘野火腥。休把姦雄方屬國。樵蘇唱過牧牛亭。

湖西護國寺寶應志云。唐保泰十二年建。蓋誤以南唐元宗改元保大爲唐保泰也。朱燕堂經詩云。白馬